

汉语方言里“鼻”的两类来源不同的读音*

王莉宁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根据中古音与今音的对应关系,将全国 929 个汉语方言点的“鼻”字音分为“来自去声”和“来自入声”两类,并通过方言地图展示了这两类读音的地理分布,“来自入声”现在已经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自去声”只保存在部分东南方言中。

关键词 鼻、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

一 读音来源

在汉语方言里,“鼻”有两类来源不同的读音。一类来自去声,今方言一般读阳去或去声。《切韵》系韵书均收有此音。如《广韵》:“鼻,《说文》曰:‘引气自界也’,毗至切”。音韵地位在止摄开口三等至韵去声並母。

另一类来自入声,在入声单独成调的方言里,今读阳入或入声,在入声不单独成调的方言里,往往随浊入字的演变读平、上、去等其他声调。此音虽不见于《切韵》系韵书,但也是古已有之,南宋孙奕《示儿编》卷十八“声讹”条记有:“去声有以犴贡为工……以鼻备为弼”(参看李荣 1982:39)。其音韵地位与“弼”相当,在臻摄开口三等质韵入声並母。

“鼻”从“界”声,中古“鼻”的两个读音可能都来自上古质部(王力 1998:57)。所以,本文所说的“两类来源不同的读音”是立足于中古音系而言的,指的是根据文献记载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情况来看,“鼻”应该有两个不同反切的读音,一个来自至韵去声,另一个可能来自质韵入声。

二 读音类型

2.1 材料来源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实地调查了全国 930 个地点(参看曹志耘 2008)。我们从“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中提取“鼻子”一词的说法(来自《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词汇表第 311 条),再从“鼻子”的说法中提取“鼻”的读音。此外,我们还参考“鼻涕”、“闻”(分别来自《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词汇表第 312、53 条)二词所出现的“鼻”的读音,以及其他有关方言调查报告,对数据库的材料进行核补。

在“鼻子”一词中,说“鼻”、“鼻子”或其他以“鼻”为核心语素的词(如“鼻头”、“鼻哥”、“鼻孔”、“鼻梁”等)的地点有 927 个,未用到“鼻”字的只有江西广丰(“舌⁵目¹头 [dzie²my²dew²³¹]”)、广西永福(“□孔[puj²²hu²²]”)、海南儋州(“□[xat²]”)。广丰的

* 此项研究受北京市“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06AaWY003)资助。文中使用的方言材料除特别注明来源者外,全部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方言地图由刘晓海先生绘制,谨此致谢。

“鼻[beʔ²³]”引自《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秋谷裕幸 2001),永福的“鼻[pə²²]”根据“鼻涕”一词补充,而儋州的“□[xat²]”本字不明,暂算“无”。所以,我们一共收集到了全国 929 个地点的“鼻”字音。

2.2 读音类型

从今音来看,两类读音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声调上,我们把读如“毗至切”的读音称为“来自去声”,把读如“弼”的读音称为“来自入声”。929 个地点的“鼻”字音可分为以下四类(参看表 1):

① 来自去声。此类大部分方言点“鼻”的声调与浊去字的声调相同,如广州的[pei²²]。部分方言有读同清去、今读阴去的现象,如福州的[p^hei²¹³]。

② 来自入声。如上海的[beʔ²³]、北京的[pi³⁵]。

③ 来自去声和入声。指方言中“鼻”有两读,一个来自去声,另一个来自入声。比如广西玉林“鼻子”说“鼻鼻[pe²pi¹¹]”,浙江景宁畲话¹“鼻子”说“鼻洞[p^hiŋ²tun³¹]”,“鼻涕”说“鼻[p^hi³¹]”。

④ 来自去声或入声。此类方言浊入与浊去今读同声调,同时,止开三至韵与臻开三质韵今韵母也相同。我们无法根据语音、地理分布等条件判断其来源,如江西吉安的[p^hi¹³]。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鼻子”的说法是一个双音节词,“鼻涕”的说法是单音节词“鼻”,“鼻子”的“鼻”与“鼻涕”的“鼻”声、韵相同而声调不同,那么,为避免连读变调现象的干扰,我们取单音节的“鼻”(来自于“鼻涕”)分类。如福建建宁“鼻子”作“鼻公[p^hi²⁴kuŋ⁵⁵⁻⁰]”,今读阳平,“鼻涕”作“鼻[p^hi⁴⁵]”,今读阳去,建宁的入声单独成调作[5],且入声字今读塞尾韵,所以取“鼻涕”的“鼻”归入“来自去声”。

三 地理分布

表 1 列出四种类型的点数、大致的地理分布及相应的例字。在“举例”一列中,地点的右小角注明该地点的方言区属;在第③类里,“~”表示“和”,“~”前面是“来自去声”的读音,后面是“来自入声”的读音。

表 1

	来源	点数	地理分布	举例
①	来自去声	301	主要分布在福建、台湾、广东、海南以及江西南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东部。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也有零星分布。	铜陵吴语: [vei ¹³] 绩溪徽语: [p ^h i ²²] 黎川赣语: [p ^h i ¹³] 梅县客家话: [p ^h i ⁵³] 双峰湘语: [bi ²²] 广州粤语: [pei ²²] 厦门闽语: [p ^h i ¹¹] 资源土话: [bi ²¹⁴] 古丈乡话: [bi ³³]
②	来自入声			
	a. 今读入声	274	主要分布在山西、江苏、浙江,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	南京官话: [pieʔ ⁵] 平遥晋语: [piəʔ ⁵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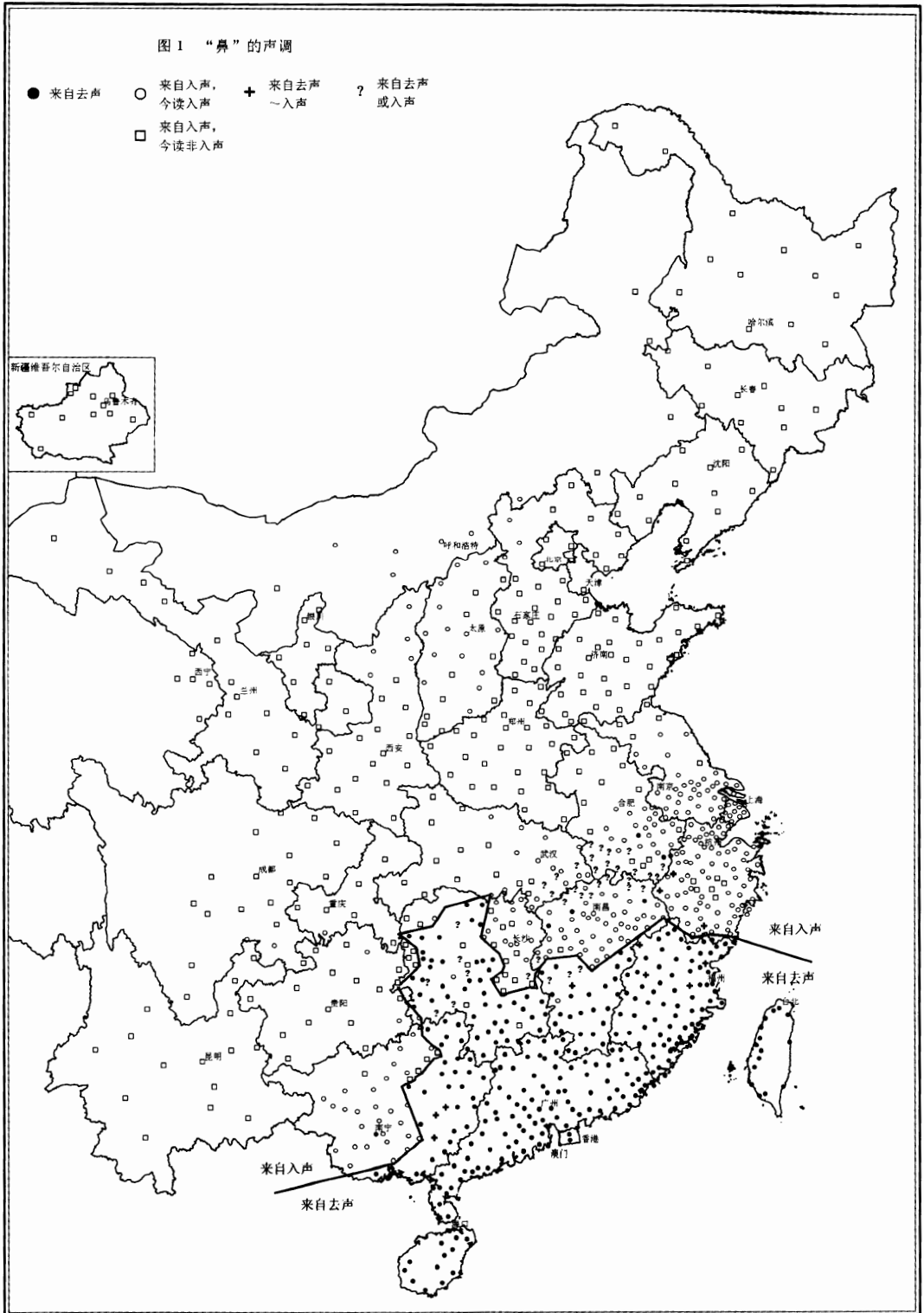
¹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在部分地点调查了两种方言,为避免引起误解,当这些地点在正文中出现时,都在右下角注明该地点在此处所指的方言。表 1“举例”列中的地名都标注出其所属方言,不在此例。

			南东南部和广西西部地区。在四川、重庆、贵州也有零星分布。	上海吴语: [bøʔ ²³] 郎溪徽语: [pieʔ ⁵] 南昌赣语: [p ^h i ³] 长沙湘语: [pi ²⁴] 南宁平话: [pet ²]
②	来自入声			
	b. 今读非入声	311	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云南以及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还包括山西东北部、南部, 湖北西部, 安徽北部地区。在浙江中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西部、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	北京官话: [pi ³⁵] 左权晋语: [pi ²¹¹] 金华吴语: [biø ³¹³] 嘉鱼赣语: [p ^h i ²⁴] 吉首湘语: [pi ²²] 郴州土话: [pi ³¹]
③	来自去声 ~ 入声	12	浙江淳安、开化、景宁畲话、福建光泽、将乐、闽清、宁德畲话、江西泰和、广西桂平、玉林、平南、北海。	开化吴语: [p ^h i ²⁴] ~ [bieʔ ²] 淳安徽语: [p ^h i ⁵³⁵] ~ [p ^h eʔ ¹³] 景宁畲话: [p ^h i ³¹] ~ [p ^h iʔ ²] 闽清闽语: [p ^h i ⁴⁵²] ~ [p ^h iʔ ²³] 泰和客家话: [p ^h i ²¹³] ~ [p ^h iʔ ²¹³] 玉林粤语: [pi ¹¹] ~ [pet ²] 平南平话: [pi ²²] ~ [pet ²]
④	来自去声或入声	36	主要分布在安徽南部及其与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交界处, 在江西中部以西地区、湖南东部、西部也有零星分布。	池州吴语: [bi ²¹³] 浮梁徽语: [p ^h i ²¹³] 湖口赣语: [bi ²⁴] 涟源湘语: [pi ³¹]

福建龙岩、建宁、大田、宁德闽语、安徽铜陵、广西桂平、永福的“鼻”字音, 浙江淳安的[p^hi⁵³⁵]、开化的[p^hi²⁴]、景宁畲话的[p^hi³¹], 福建闽清的[p^hiʔ²³]、光泽、将乐的[p^hi²⁴]、广西平南的[pet²]来自“鼻涕”一词。

图1显示了全国929个地点“鼻”的读音来源类型及其地理分布情况。图名和图例都标在地图左上角。为便于观察, 图上标出第②类“来自入声”的同言线。

图 1



同言线以南、以东为“来自去声”(①类点)的分布区,以北、以西为“来自入声”(②类点)的分布区。“来自去声~入声”没有形成连续性分布,只零星地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地区,“来自去声或入声”在安徽、湖北与江西三省交界处形成了小范围的连续性分布,在湖南中部、西部,江西中部也有少量分布。

表2列出了同言线两端的“例外”。①类点分布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中部,广西南部,②类点分布在湖南以及江西西南部。

表2

	点数	方言点	方言区
同言线以北、以西的 ①类点	6	安徽铜陵。	吴语
		安徽绩溪。江西德兴。	徽语
		江西靖安、铜鼓。	客家话
		广西南宁。	粤语
同言线以南、以东的 ②类点	6	湖南郴州。	官话
		江西遂川。	客家话
		湖南安化、冷水江、隆回。	湘语
		湖南东安。	土话

“来自去声~入声”、“来自去声或入声”不计为“例外”。

四 分布特点

表3列出了①—④类读音在各方言里的分布数量。为便于观察,在“来自去声”、“来自入声”栏中,同一种方言里分布点数较少的类型在数字右下角标出具体的地点或大致的地理分布,如果两种类型在同一种方言内的分布数量相当,则都标出地点或分布。

表3

来源 方言区属	①来自去声	②来自入声	③来自去声 ~入声	④来自去声 或入声
官话	7 湖南安乡、临澧、常德、汉寿、靖江、芷江、中方	313	0	3
晋语	0	41	0	0
吴语	2 安徽铜陵、福建浦城	117	1	1
徽语	2 安徽绩溪、江西德兴	6 安徽建德、旌德、寿昌、遂安、石台、黟县	1	6
赣语	14 赣语洞绥片、未资片,少数吉茶片、抚广片	53	1	21
湘语	15 湘语娄邵、辰溆片,少数长益片	23 湘语长益片,少数娄邵、辰溆片	0	5
平话	9 桂北片	27 桂南片,少数桂北片	1	0
闽语	99	0	3	0
客家话	69	1 江西遂川	0	0
粤语	54	3 广西灵山、钦州、兴业	3	0
土话	21	1 湖南东安	0	0

乡话	4	0	0	0
畲话	0	0	2	0

如果忽略 12 个“来自去声~入声”、36 个“来自去声或入声”以及少数的“例外”，汉语方言大致可按“鼻”的读音来源分为两个大类：

来自去声：湘语老、闽语、客家话、粤语、平话桂北、土话、乡话。

来自入声：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新、平话桂南。

由此可见，“鼻”的两类读音与方言区属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关系，从共时的表现看，官话和晋语基本上属“来自入声”，吴语、徽语基本上属“来自入声”，少数点属“来自去声”。同言线与客、赣方言的分界、桂南平话与粤语的分界大致重合，客家话属“来自去声”，赣语属“来自入声”；粤语大部分属“来自去声”，桂南平话属“来自入声”；湘语、桂北平话内部有差异，今读何种类型的读音往往与其所处的方言环境密切相关(参看“五 演变方式”)。

方言过渡区是两种方言接触最密切，相互影响最多的地区，过渡区内的方言兼具两种方言的特征。由于“鼻”的读音与方言区属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所以，“来自去声~入声”多分布在方言过渡区内。福建西北部的闽语邵将片方言与江西东北部赣语抚广片方言毗邻，光泽、将乐正处于闽语与赣语的交界地带，可看作是兼具赣、闽特征的过渡方言(陈章太、李如龙 1991)。从共时表现看，“来自去声”是闽语的特征，“来自入声”是赣语的特征，光泽、将乐属“来自去声~入声”反映了过渡方言的性质。

又如，同言线在江西是东西走向的，把江西省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属“来自入声”，大致是赣语的分布区，南部属“来自去声”，大致是客家话的分布区。在同言线以南一直到井冈山、泰和、广昌一带，与“南赣走廊”(项梦冰、曹晖 2005:351)的位置大体相当的一片地区，可以看作是赣语到客家话的过渡地带，泰和属“来自去声~入声”体现了过渡区的特征。同时，安福、莲花、井冈山、广昌、南丰、黎川、南城等赣语点属“来自去声”，与赣北“来自入声”的面貌不合，可能也与过渡区内的方言性质有关。

与江西东西走向型的同言线相似，同言线在广西是南北走向的，将广西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属“来自入声”，基本上是桂南平话的分布区，东部属“来自去声”，是粤语和大部分的桂北平话(和土话)的分布区。“来自入声”与“来自去声”在广西东部相遇，紧挨着同言线东部的一片地区可看作是两种方言的过渡区，过渡区内的方言具有粤语和平话的特征，玉林、平南、桂平、北海属“来自去声~去声”体现了这一点。

五 演变方式

与“来自去声”相比，“来自入声”显然是强势力量，绝大部分的官话、晋语都属于“来自入声”，同言线穿过东南方言的分布区，吴语、徽语、赣语、平话区已基本被“来自入声”所占领，“来自去声”只分布在闽、粤、客、老湘语、乡话、土话等存古特征保留较多的南方方言里。但是，如果认为“来自入声”从古至今都是一种占上风的形式，这似乎与《切韵》系韵书只收“来自去声”、《示儿编》将“鼻”读作“弼”看作是“字音之讹”的情况不大相符。我们推测，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最少可推至《切韵》系韵书成书时)，“来自去声”的分布远比现在广泛，现在的分布面貌是“来自入声”成为强势力量后再进行大面积扩散的结果。

官话区几乎没有“来自去声”、但与官话区毗邻的东南方言区已基本被“来自入声”所占领的分布特征有力的支持了“来自入声”是强势力量、并且曾大面积地向“来自去声”扩散的推测。因为，假如是“来自去声”向“来自入声”扩散，就不会出现东南方言“割让地盘”给官话型“来自入声”的现象，并且越靠近官话区的东南方言越有被“来自入声”占领的倾向。与官话区毗邻的东南方言区，如吴语、徽语、赣语、桂南平话等，现在已基本上

是“来自入声”的分布区。在湘语区，“来自入声”主要分布在与官话区接壤的湖南的东北部以及湖南西部与贵州交界处，“来自去声”主要集中在湖南中部、西部地区，与湘语娄邵片、辰溆片的范围大致相当。由此可见，早期湘语区应该都是“来自去声”的分布区，湖南东北部的长益片方言与西北部的吉首、麻阳、花垣等地点与官话区接壤，所以，它们最容易被“来自入声”所占领，而离官话连片分布区较远的湖南中部、西部地区仍保留着“来自去声”的面貌。其实，目前已被“来自入声”所占领的东南方言里也或多或少的保存着“来自去声”的痕迹。从表3可以看到，吴、徽语区目前已基本被“来自入声”所占领，只有铜陵、绩溪、德兴等少数地点仍属“来自去声”。从周围方言都是“来自入声”的分布环境看，“来自去声”更像是早期形式的遗存，而不太可能是通过扩散而产生的后起形式，淳安、开化属“来自去声~入声”，反映了“来自去声”向“来自入声”过渡的状态。

“来自入声”是通过词汇扩散的方式向“来自去声”的分布区扩散的。湖南东安是土话调查点中唯一一个属“来自入声”的地点，《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的是东安新圩土话，根据《东安土话研究》(鲍厚星1998)，东安土话可分为四片，花桥片是最富于保守性的一片，而新圩所属的中田片带有过渡性质，保守程度不如花桥片。花桥土话的“鼻”有文白异读，白读作[bi²⁴]，读阳去，属“来自去声”，文读作[bi¹³]，读阳平，属“来自入声”(花桥有部分浊入字今读阳平)。由此可见，“来自入声”是从官话扩散而来的，“来自去声”现在只保留在某些地点的白读层里，在不太保守的土话点里(比如新圩)，如今就只有“来自入声”一种读音了。除了通过文白异读逐渐取代“来自去声”的方式以外，“来自入声”还可以通过表义功能上与“来自去声”分工来进入语言系统。比如，在12个“鼻”有两读的地点里，淳安、光泽、将乐、景宁、开化、宁德、泰和“鼻子”的“鼻”为“来自入声”，“鼻涕”的“鼻”为“来自去声”，桂平、平南、“鼻子”的“鼻”为“来自去声”，“鼻涕”的“鼻”为来自入声，闽清“鼻涕”的“鼻”为来自入声、表“闻”义的“鼻”为“来自去声”，北海“鼻子”的“鼻”两说都可，“鼻涕”的“鼻”为“来自去声”，玉林的情况最为特殊，“鼻子”说成一个双音节的“鼻鼻[pet²pi¹¹]”，而“鼻涕”的“鼻”已经是“来自入声”了。

目前“来自去声”多保留在与官话区相距较远的东南方言里。分布在湖南东南部、西部的部分赣语点(与赣语未资片、洞绥片的范围大致相当)属“来自去声”，与江西北部的赣语属“来自入声”不合，分布在广西东北部的桂北平话、土话属“来自去声”，与桂南平话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与它们地处“来自去声”的中心分布区、距离官话方言区较远有关。从目前官话方言区以及与官话方言区毗邻的东南方言属“来自入声”、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东南方言属“来自去声”的分布特点看，“来自入声”大体上是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扩散的。

联系“鼻”的读音来源与方言区属的对应关系、以及“来自入声”大面积扩散的语言事实来看，我们便可解释在同言线圈两端所出现的“例外”(参看表2)。在例外的①类点中，江西北部的靖安、铜鼓为客家话，广西南宁为粤语，所以都属“来自去声”；安徽铜陵、绩溪、德兴(包括福建浦城吴语)属“来自去声”为存古特征的遗存。在例外的②类点中，湖南郴州属西南官话，属“来自入声”，而江西遂川、湖南安化、冷水江、隆回、东安属“来自入声”是强势方言的扩散所致。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材料，总结归纳了汉语方言里“鼻”的读音类型及其地理分布情况。研究发现，“鼻”的两类不同来源的读音与方言区属之间有着较为整齐的对对应关系，同时，从与官话接壤的东南方言区已经被“来自入声”所占领的分布特征来看，在南北方言对抗的过程中，北方方言是强势力量。但是，推动“来自入声”由“讹音”变为“正音”，从而能大面积扩散的原因，目前仍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 鲍厚星. 1998. 《东安土话研究》.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前言〉, 《语言教学与研究》2。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李荣. 1982. 《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

秋谷裕幸. 2001. 《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综合政策学科。

王力. 1998. 《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项梦冰、曹晖. 2005.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Word *Bi* Derived from Two Origins in Chinese Dialects

Wang Lining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onunciations of *bi* covering 929 localities, this paper sums up the pronunciations into two kinds: one is from the *qu* tone, the other is from the *ru* tone. According to a distributional map which reflec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its pronunciations,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pronunciation from the *ru* tone has diffused universally, while that from the *qu* tone has been preserved only in some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bi*, Chinese dialects,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